

冬雨

■刘才文

相对于湘南这方天地，我是生存在这里的外乡人。虽说在这里打拼了几十年，但从骨子里仍难以与这里的水土相融。单说对气候的适应吧，根深蒂固故乡情结的基因，抗拒此地气候的无常，我自然而然以局外人的身份来体验这里的变异。因这方水土，与我所经历的截然相反，所以排异的感受异常的敏感。到了冬季，海河流域是冰天雪地，风与雪是常态。而在湘南却是挥之不去的雨水，一种绵绵的，持久的，凄神寒骨的雨水。冥冥之中，人们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积寒凝湿的雨水，幽灵般，贪婪地吮着人身有限的体热，而很难察觉到它的形，它的色和它的踪迹。

寒冬时节，偶有闲暇，听着窗外时紧时慢的雨，便生出寻觅其踪迹的强烈欲望。远离鼎沸的城市，迎着扎脸的寒风，缓步跋涉在湘江沿岸的山谷里，看到紫红色的土壤表层，浮着一层油滋滋的水气，滑腻润泽，我举步踟蹰。哦，我确信冬雨潜伏到了这里，搁置在湘南紫色的沟坎之上，沙沙沙落个不休。

阴郁郁、盐灰色的天幕之下，湿风拂拂，赛过海岸的水气，伸手抓上一把，即可拧出水来。我循着冬雨的山迹，徜徉在紫红色的盆地里，举目望去，山被寒冷的雨冻结了，在蒙蒙的纱幔之后，一动不动，缩肩紧背，浴寒而立。秋时那活跃的绿，也被冬雨染成死黄色，绿被冻僵了，青黛的岭被冬雨裹了个严实，不曾留下日头耕作过的痕迹。日头也畏惧这里的雨，时下躲在遥远山体的背后，蒙头冬眠酣睡，仅从山谷脊骨的缝隙间，散落下一抹薄薄淡淡的灰亮儿。天穹被寒湿压得很低很低，如同陈旧的絮浸透了水，很沉很沉，若非被参差的峰峰岭岭支撑着，随时都可能坠落。

湘江的水像刚刚拎起的丝绦，洗掉了几成本色，在雾色与紫色之间，融出淡淡的灰色，呆呆地联结着灰色的天幕，还有野红色的千亩红壤。在那极目的触点，残留着水墨画中淡淡的笔触，勾勒出雾的纱，雾纱任由沉重的风摇曳，蒙络在林木的枝头，林木黑幽幽，涂着水气，轻柔夹杂着灰色，与天穹融合为一体，镶在水绕山环的框中。这就是冬雨么？

冬雨是沉默的，蒙蒙灰色的天，灰色蒙蒙的地，山坳里没有虫鸣，更无雀跃，四野寂静，静得叫人心慌，一切都凝固在这冬雨之中了。一方冻僵了的山岭，一隅缩身默默的田地。我爬上山冈，地是滑的，脚下的田土里没有禾苗，稀疏的禾根与无精打采的水草，挣扎着探出地表的水面。偶尔，山坳的田埂小路上走来一尊山民，浮在冬雨的沉纱之中，游动着，在沉睡的山谷里，勾勒出一个惊叹符号。硕大的斗笠是绛红色的，蝙蝠式的蓑衣是灰黑色的，没有影子，像独立成篇的古籍，由远而近，他在山的背景上，印出一个灰紫参半的弧。无数心灵的遭痕与重荷，被高高的擎起，那紫红色的脸庞，也被揉进了冬雨那沉默的灰色。湘南的冬雨确实寒冷，冷得灰色彻心。

跟在山民身后的水牛，极不情愿地被缰绳拖着，鼻子和嘴翘指苍穹，脖子被拉得笔直，这勤劳的生灵，因为没有春日，瞅不见生机勃勃物苏醒的田野，泪从眼角溢出。冬雨，使它畏寒退缩，失去了强壮、犷劲、活力，于是失掉了昔日耕作的天地。它倔强的双目里，充满了期待和失望，遥望着山、水、雨。它的同类在冬雨中，被山民从这紫红泥泞的田埂路拉走，雨落在根根棕色的毛上，极像是昔日劳作的汗珠。它们带着泥土的气息，越走越远，当棕色的身躯与山体化为一色时，就再也不会回归到田野。冬雨年年来，它们岁岁走，就像四季轮回那样自然，山岭连它们的叫叫声也没有保留。这就是冬雨！

冬雨是神秘的，我驻足草丛，山挡住了视线，天幕仿佛被扯成几缕，冬雨便从这儿筛了下来，它低吟着，沙、沙、沙，任着性子，淅淅沥沥，柔柔的撞击着紫壤，回声是微弱的，心是沉重的。眺望山峰，冬雨半透明的深处藏着柔和的黛青、紫红、碧绿的色调。这底色之上，又多了层灰色，如同静静的大海，望不到底，神秘不测，不可思议。

冬雨的色，调和这里的山山水水，可以当朦胧的诗读，犹如灰色的瓷器，有着神秘的乌光，虽无光彩夺目之处，却能将人引入一个深思的世界。我似找到了诗与自然的必然联系。看山坳，那遭存的茅屋，笼罩着一片寂静，壁是土黄色的，顶是青草色的，似乎已经沉睡了一个世纪，如同山民，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可朴实、憨厚，可执著、倔强，并有几分狡黠，信心百倍，各自为居，欢乐、忧伤、希望、失望都耐心等待着时间的终结。或许有山鸟惊叫，凄凉悲悯，一扫而过，似飘逸又似逝去，霎时恢复了原古的静匿。

冬雨中，森林、沼泽、河流、田野、莽草被灰色浸染而神秘。严厉的冬雨，韵律低沉，看不透，悟不穿，总给人一种危机感，但它预示着一个崭新季节的来临。沙沙沙，冬雨下个不停，独享着一个季节，潺潺的生命之声，汇成山溪，奏出瀑布，溅起雪片，撒落湘江。我找到了冬雨寒冷的源头。突然，刮来一阵风，天际泛白，哦，春雾在招手。



地理有诗，江山之助

——《甘建华地理诗选》序

■黄亚洲

我是一向鼓励行吟诗创作的，一方面鼓励人家写，因之推动了数届“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一方面也鼓励自己写，因而常在国内外颠来颠去，落笔成章，无论美丑，只管自鸣得意。

我坚信不疑的判断就是，这类诗作不但有个人主观情感抒发的生命力，更有地理本身的生命力，得江山之助，尤根深叶茂。

此次见湖南诗友甘建华热心倡导地理诗，且身体力行，出版地理诗选，便心生欢喜，知道行吟诗与地理诗，在概念上，乃是心曲款通的。

地理诗概念的提出，也是有根有据的。20世纪70年代末，古典文学大家周汝昌在《范石湖集》序文中就提到，南宋名臣范成大除了广受世人大好评的田园诗，“还有另一类诗，即描写行旅、山川、风物、民情的地理诗，反映面非常广阔，又写得真切、细致、清新、多样。祖国的壮丽山河，人民的生活面貌，展卷如见，可以看作他的田园诗的延展和补充。”

地理诗，也可以看作是山水诗的另一叫法。

从山水诗的缘故看，脉络就更加清楚了。孔老夫子编《诗经》名篇《关雎》中，“在河之洲”的描述，即有明确的地理方位指向。战国时期屈原、宋玉写的《楚辞》，浓墨重彩地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便很有点山水诗の意味了。当然，东汉末年曹操登临碣石山写四言诗《观沧海》，将自然景观作为主要审美对象，我们才算看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山水诗。

直到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横空出世，这才在概念上正儿八经定型了山水诗。他在我们浙江永嘉为太守一年，却不坐官衙，只钟情山水，在浙南翻山涉水，既言山水奇趣，又以山水“言志”，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名句震动朝野，人们争相传颂，可见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们是多么喜欢生动描写大自然的句子。

之后，陶渊明的田园诗兴起，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直到如今都是我们热爱得要死的名句。再之后，山水诗的发展便更加生机勃勃了。诗仙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圣杜甫的“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韩愈的“瞰临渺

空阔，绿净不可唾”，至今使我们心驰神往。唐代的边塞诗也是独树一帜，自然景观多是大漠戈壁、黄沙白云、冰川雪山、北风劲草；地理区域多是葱岭、楼兰、龟兹、安西、敦煌、天山、祁连、昆仑、阳关、青海、河西、塞外、漠北；异域风物多是羌笛、胡笳、琵琶、战马；人物多是征夫、戍卒、单于、胡人、蛮女；用典多是飞将军李广、李陵爷孙；乐曲多是与边塞军旅生活有关的《梅花落》《折杨柳》《关山月》《行路难》。这些作品，我们都是读得热泪涟涟的。

再后来，我们的杭州市长苏东坡，在疏浚西湖之后，也是颠沛流离，他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句子，尽见中国的地理。南宋范成大，更以行旅诗闻名，他的近两千首诗，超过三分之一是纪行诗。当代研究家认为范成大是“地理诗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我们现在说地理诗，可能还有一个界定更为准确的概念，那就是姜立新《地理诗歌选辑》上说的：“重视写实，追求准确、生动地再现自然山水，让多姿的山水和读者直接见面，在追求文学价值的同时，兼重真实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地貌、文化遗迹的诗歌，即为地理诗。”

那么，我们权当这个概念，是目前最具权威的吧。我这样认为，我的诗友甘建华也同样这样认为。只是他不仅理论上赞同，而且在地理诗创作的实践上，虎虎地冲在了前面。

甘建华早年间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多年后被聘为母校地理学客座教授，据说这在他的母亲可算是第一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诗并创办诗社，汇入了中国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洪流，后来竟有二十多年没有写诗，专注散文、文史笔记的写作。直到2014年夏天，在睽违青海高原22年后重返故地，才又重新燃起诗情，组诗《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一下子就引人注目了，不少报刊转载，入选了海内外好些选本。

在诗歌写作上，他爱上了地理诗。

甘建华去年来杭州，不仅兴致勃勃地走访了我的设在大运河支流畔的书院，而且灵感顿现，浙江的山水与风貌一下子就凝结成了15首地理诗，先后扑到了他身上。诸如《晨登高峰》《灵隐寺偶见》《钱塘苏小小之墓辨诬》《随金光中老师访鲁迅故居》《在乌镇听评弹》《白乐桥1

沁园春·党校寄怀

■盛定岳

学苑冬归，小径重游，故影可寻。见旧时银杏，青枝纤弱，而今卓立，千叶流金。远望香樟，亭亭云盖，寒暑十年成秀林。君知否？树人千万计，笃爱兹深。

谨行校训于心，七十载悠悠赤子吟。我莘莘学子，躬身四海，历经风雨，不负光阴。衡岳一隅，中华一脉，薪火相传烁古今。新时代，看江山如画，乐奏强音。

为君许愿

无论路途多远 无论酷暑严寒
我翻山越岭 只为你许愿
为了我的心 为了我的天
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我手儿相牵 心儿相连

双手合十 我愿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边
我会用春色蓄一池碧水
让你
婉约在月色行走的江和湖

清浅的时光里 隔窗而望
百鸟钟爱的花香
只在你的衣袖珍藏
千万年来春天的衣裳
只为你艳丽这明媚的阳光
你的笑容
像雨后的甘露一样清甜
你那一瞥
像一泓晶莹的泉水
令春风轻轻吹拂
桃花开了许久

一份真情 唯美了时光
温暖了你我的初心
欣喜一份唯美的遇见
你入我心 我入你眸
愿倾尽一世繁华
只为把你刻在我的心间
愿和你一起隐居
在那炊烟袅袅的世外桃源
吟唐宋穿越
邀天地共鸣

山眉水眼
肩披云裳
看花落随水流
轻舞旋转 盈盈如烟
手捧一卷
指尖沾一阙淡墨
清浅如一朵莲
你优雅地
倚在四季绚丽的画中央

薄如蝉翼的面纱
露出你温柔的脸
两汪西湖的秋水
波光荡漾
眉似青山 低眸回首间
你笑颜如花
泉水般的笑声
从你的贝齿间跌落

你的名字 晶莹剔透
你的身影 百花簇拥
你抚琴
犹胜落雁沉鱼

溪下柳垂 你打马而过
在青石板的小径上
感染
你茉莉花开的幽香
惊艳

你一袭撩人心魄的杏粉
愿与你朝夕缱绻
桂花香味飘满房间
梦里有水流潺潺
有一瓣花 一片叶
落在水面

如今，我已经离开那学校二十多年了，仍不时忆起那座红砖房，还有那对幸福安详的老夫妇，总是心头漾起一股暖意。

过客（外两首）

■冰 洁

脚踏大地 仰望苍穹
不知所来 亦不知所往
打开心扉
迎接阳光雨露、春夏秋冬
万水千山
铺开一幅壮丽画卷

大略朝天 时光清浅

遇见或擦肩

有缘无缘 一切随缘

每一次相逢

花儿开满心间

每一次分离

种下一垄相思

人间悲欢 尽在云水之间

欢喜时

心情像阳光灿烂

忧伤时

心情像月光凝露

穿越了多少尘埃

纵马天边 何处是归宿

蹉跎岁月为谁诉

梦辗转 风花雪月殊途

那一眼 掠过朝朝暮暮

一切皆过往云烟

一切皆在弹指间

一切美丽的风景皆心之使然

情深了是住客

入眼了是常客

缘浅了是过客

谱一曲悠扬的行歌

绘一场花开的静默

浮生一生 荣辱不惊

我与春风皆过客

小桥流水是天涯

我仍愿

在镜中采花 水中捞月

我仍愿是一颗星星

在你的梦里不停闪烁

我仍愿是一盏灯火

照亮你幸福的生活

为你许愿

无论路途多远 无论酷暑严寒

我翻山越岭 只为你许愿

为了我的心 为了我的天

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我手儿相牵 心儿相连

双手合十 我愿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边

我会用春色蓄一池碧水

让你

婉约在月色行走的江和湖

清浅的时光里 隔窗而望

百鸟钟爱的花香

只在你的衣袖珍藏

千万年来春天的衣裳

只为你艳丽这明媚的阳光

你的笑容

像雨后的甘露一样清甜

你那一瞥

像一泓晶莹的泉水

令春风轻轻吹拂

桃花开了许久

一份真情 唯美了时光

温暖了你我的初心

欣喜一份唯美的遇见

你入我心 我入你眸

愿倾尽一世繁华

只为把你刻在我的心间

愿和你一起隐居

在那炊烟袅袅的世外桃源

吟唐宋穿越

邀天地共鸣

山眉水眼

肩披云裳

看花落随水流

轻舞旋转 盈盈如烟

手捧一卷

指尖沾一阙淡墨

清浅如一朵莲

你优雅地

倚在四季绚丽的画中央

薄如蝉翼的面纱

露出你温柔的脸

两汪西湖的秋水

波光荡漾

眉似青山 低眸回首间

你笑颜如花

泉水般的笑声

从你的贝齿间跌落

你的名字 晶莹剔透

你的身影 百花簇拥

你抚琴

犹胜落雁沉鱼

溪下柳垂 你打马而过

在青石板的小径上

感染

你茉莉花开的幽香

惊艳

你一袭撩人心魄的杏粉

愿与你朝夕缱绻

桂花香味飘满房间

梦里有水流潺潺

有一瓣花 一片叶

落在水面

爱花的男人和爱猫的女人

■陈中奇

面上旋即洒落两行满满的水线。他真勤快，像个小伙子一样。

那男人爱花，几近痴迷。那所房子的平台上摆满了花盆盆景，花有茶花，牡丹，月季，郁金香，很多种，列着队，最主要的还是菊花。那时节正是金秋，菊花盛开，墙沿上一片金灿灿、黄澄澄的，开得千姿百态，热闹非凡，中间杂着一两盒含着苞的茶花，或开了几朵鲜红的月季。身临其境，好像不是秋天，而是百花盛放的春天。我每次去，都见到男人要么拿着小花锄在松盆土，施肥除草，要么拿着花剪在给一些盆景剪枝，有时把盆儿捧得齐眉高，左右转动，打量，看看哪里还有不如意的地方。那神态就跟剃头师傅审视手下顾客的头发似的，带着点寻思，又有点自鸣得意。

在小镇上，鲜有种花的人家，即便有，多是随便便便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树，粗生粗长，无非等到开花增加些亮色，难得见到那么有兴趣打理的人。我现在想，爱花的男人看起来似乎更有闲情雅趣，安静一些，耐心一些，或许更懂得欣赏和关爱。

女医生养猫，一只灰色长须的大肥猫。每次，当我们与女医生对坐在诊室铺着白布的小桌前，猫就一直蜷在桌子脚下，有时抬起头来，转动着金色带黑纹的瞳孔看人，“喵喵”叫上几声，或耸耸毛发，抖抖胡须，不紧不慢



陈中奇